

# 澳華新文苑

## 第1144期

散步的感覺就是每天吃飯，從不需要練習，一頓接一頓，一天三頓，無比自然嫺熟。然而，當你忽然被關起來吃牢飯，抬起來頭往前想一想，明天三頓，後天三頓，大後天三頓，頓頓不拉，沒完沒了，頓生意義上的絕望。於是今天暴走一氣，明天放棄不走，後天的散步仍然是一個做和不做的問題。

兩人散步是一個解決惰性的好主意。先是妻邀我走，她做本地社區治安守望義工已經好幾年，我陪她用腳步丈量土地，分發治安傳單，日子久到墨爾本居然成為全球封鎖最長的地方，再後，我也主動邀她走，這樣的散步經過不少草坪的切磋，達到了哲學對話的尺度。

她笑咪咪地問：做個必答題。一是打針但可能感染病毒，二是不打很可能感染，你選什麼呢？

嘴角帶著慣有的曼妙弧線，當年最迷惑我的女性線條。

我沒有及時響應，通常我反應比較慢，她迫不及待給出她的選擇。不奇怪，她不想做苗族。她不反疫苗，不反科學，她甚至不反死亡，也許是她做過醫生，也許是基督教信仰，她接受自然免疫，接受重症，也接受不打針所致的死亡，雖然打和不打已經割裂成苗族和非苗族互掐，接納與否從醫學問題演變成了政治正確問題。

此前此後，她多次跟我談起假如她死在我前面如何如何，正如談戀愛時常想把人騙入深夜的醫學院解剖室，她關心的是我的生活會發生什麼轉折，她不使用「不幸」來修飾「死亡」，好像「死亡」不是一個動詞，而是某種連續狀態的變化。

散步多起來，發呆多起來，閱讀，寫作，思考，看手機，在線開會和團契，這一切活動都以隔離的名義，安全並沒有增多，有一樣必然是最多，那就是凝視死亡。全球的，國內的，本地的，身邊的，文友的，以數字表述。教會肢體和朋友的親人陸續安息了一些，我在線主持了一次追思會，詩友以死亡為題寫了組詩。這些事都有一個基礎的哲學意義：每人每天都在死亡過程中。「當下」的特殊意義在於，死亡是你不想，卻不得不想。

死，不是你心裡的想法所能說清楚的。凝視死亡是我在疫情歲月裡的特殊生活方式。

哲學（或神學）從根本上看是一種生活方式；每一個人無論選擇與否，都存在於某種生活方式裡。凝視死亡，不止是在前所未有的全球大瘟疫中，也發生在我的花園裡。鳥屎在窗上書寫抗議口號，檐下滴著昨夜未盡的雨，腳下紅色黃色的地磚崩了牙，磚縫裡長滿了拔也拔不盡的雜草，臉上沾著草屑，褲腳綠斑斑，整個人散發著新鮮青草味。無論毒劑和除草機如何努力，草根滅亡只換來下個季節節的後裔更蓬勃的王朝更替——是愚蠢呢還是倔強——草是死亡進行時，必然四處瘋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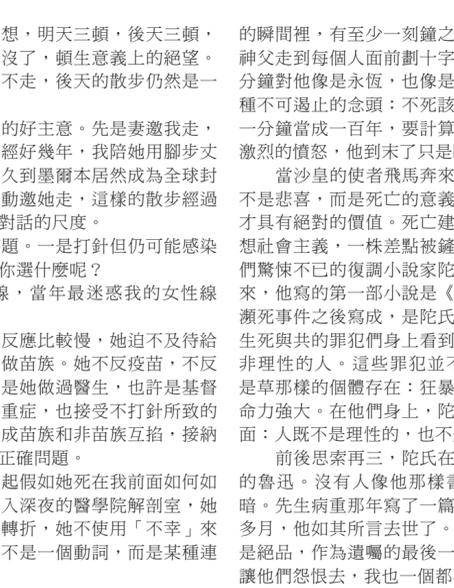
獨處的時候，你可感受到這些冬天的草特別綠，特別冷，特別卑微。發自草體內的，草身外的，變異的，反常的……

如果站在長草叢生的河岸，冬天的雅拉河比任何時候更清澈。我內心浮燥所製造的雜質清晰可見。眼前所見 Arthur Streeton 畫筆勾勒過的印像派景物。草不再是背景，比一切更生動，更能打動我。

草的短命充滿了時間。與其說無數的草在歷史的大江大河中隨波逐流，毋寧說成千上萬草的瞬間行動創造了歷史。但我們從未在意草的死亡，這是正常的人類情感嗎？隔離生活迫使我沉下心，細讀如棉般厚實溫暖的

## 所有的草都朝天空生長

武陵驛（墨爾本）



■武陵驛（左三）與澳華文友歡聚。

俄羅斯文學，觀察陀思妥耶夫斯基詭譎的瀕死體驗。青年時期，他因革命被處死刑，換上殘衣，驗明正身，在毀滅的瞬間裡，有至少一刻鐘之久，他相信自己馬上要斃命。神父走到每個人面前劃十字，只有五分鐘可以活了，那五分鐘對他像是永恆，也像是無限的財富……最可怕的是一種不可遏止的念頭：不死該有多好！如果不死，他要把每一分鐘當成一百年，要計算每一分鐘的消逝。這念頭化為激烈的憤怒，他到末了只是盼望著快點被槍斃。

當沙皇的使者飛馬奔來宣告赦免，改服苦役，他得到不是悲喜，而是死亡的意義。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生命才具有絕對的價值。死亡建立了自我批判，使他拋棄了空想社會主義，一株差點被鏟除的草最終變成了今天仍令我們驚悚不已的復調小說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從西伯利亞回來，他寫的第一部小說是《死屋手記》。該書在決定性的瀕死事件之後寫成，是陀氏之所以成為陀氏的起點。他在生死與共的罪犯們身上看到的，是他在小說裡所描繪的：非理性的人。這些罪犯並不是一些天生罪犯，他們完全是草那樣的個體存在：狂暴，卑賤，茂盛，愛恨交織，生命力強大。在他們身上，陀氏琢磨著人性中最高級最複雜的層面：人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獸性的。

前後思索再三，陀氏在中國的手只能是寫《野草》的魯迅。沒有人像他那樣書寫死亡，解剖自我內心的幽暗。先生病重那年寫了一篇隨筆，叫作《死》。過了一個多月，他如其所言去世了。在所有談論死亡的文字中，那是絕品，作為遺囑的最後一句，先生對主張寬容的寫道：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一株充滿理性的草，疏離了草的集合群體，也疏離於他自己的存在，無論如何偉大，也必然是飢餓而孤獨。如啟蒙運動所示，理性同樣具備非理性的破壞力，也會導致罪，乃是陀氏小說萬變不離其宗的哲學主題。魯迅和陀氏告訴我們，真實的文學不太可能是現實主義，更為深刻的真實總是高高隱身於看不見的他方。表面的庸常生活秩序掩蓋了人的精神深度，埋沒了人神之間的屬靈關係。在陀氏作品中，人物都在經歷懷疑的熔爐之後，從他們靈魂的深處，發現了草的昂揚死亡背後的秘密——自由。而魯迅是憤怒的。他得著出離憤怒的自由，在面對死亡的那一刻，他放棄寬恕的權利。

真理使人得自由。真理從不強迫。真理的內容，譬如所有的草都自由地朝天空生長。起初並沒有什麼草的本質，在不斷為死亡剝滅、仍不斷向上的生長中，漸漸形成了自我的本質，或是狂暴，或是搔首，或是委屈，或是抵抗，或是決絕，不是變好，變為有用的牧草，就是變壞，變為荒蕪的雜草，種種皆為自由。

人其實是草性的。這是一整個疫情的冬天主我的感悟。我坐在一個為草所環繞的地方。遠處傳來人聲狗吠，此起彼伏，在空曠中落下去，驚飛了幾隻覓食的黑背鵲，連我自己也悚然。然而，這一切於草無礙，所有的草都面向死亡，坦然向上，爭奪陽光恩寵，朝天際線野蠻生長，卑賤而頑硬，不浪費一絲一毫雨露的能量。

永遠的草，自由的草。世界即使毀滅，剩下的一定是草。新的生命即將從草開始。凝視每時每刻發生的死亡，心裡因為不能夠消解死亡的威脅，只能感受瞬間即是永恆的滋味。

起風的時候，草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搖擺奔跑，像一群自由的野獸，離開洞穴，面朝上天，在太陽投下的陰影裡。（本文榮獲《我的疫情歲月》徵文二等獎。）

長年的異鄉生活，我像一輛鋪滿星月晚清的風屏，內心的豪氣與狂狷竟在冰涼的夜裏凝結起來。昔日曾在詩畫裏馳騁萬里河山，牧著長江正疋上昇的巨浪，飲響黃河雷霆的濤聲，雖未擊劍長嘯，卻孕俠氣如虹。

少年不識愁，只懂登樓話月色，憑風吟哦，舉杯欲入醉境，醉成千秋的歷史流轉，醉成宮廷皇權閹割野史的繽紛。忘機之刻，暫伴殘歌宿到明。

頻頻以激昂的纖手飛揚在琴弦上，時似流箏驚夜，清脆然，時傾千軍嘶殺，雷雨歸心，漸而臻至忘然的境界，體內的脈脈隨音濤的流動而起伏，或至雙目閉閣，心神會一，竟不知年歲屬何，更不悉晨昏的更迭。

顧江水，念悠悠，佇立岸邊，縱是心神頓覺遼闊，也會因目睹滿流急疊疊而引出一陣嗟嘆。想舊時景物，景物依然，念舊時伴友，卻是音訊杳杳，教人如何登高不念家國，臨江不憶故情。

短短的駐足，或為自己的曠落寫著平淡的慶遇，然後逐千傾才情，便招來心緒的絞結與悲劇。有時不想開卷，怕傷感萬裡壯麗的江山，隱現在熟淚滿眶的眼裏，何日方能以驚悅的情懷登臨長城，泛舟西湖，暢飲蘇堤搭起的詩心。

節日風華，使童年泛起的陣陣的驚悅，有銅鑼舞獅燃亮傳奇的記憶，愛穿新裝，愛自鞭炮聲中尋覓春的迸裂，傳統總是叫人眷戀的，古老的禮儀迷感有點可愛。縱是江水橫波渡，逝者猶散去的雲煙，卻無法沖淡心底那份古典的驕拜與狂放。

少年成長，不在繁華的京華國都，未見過萬馬揚塵的飛奔馳道，而歲月輾轉過的痕跡，任你如何抹殺深埋，而它終成溪成河成江成洋，終有很多會令你疼痛的舊事湧出，或於子夜悸動你的夢魘，或於午後擾你閒意入寐，或隨你如影，騷擾著每一刻的驚悸。

賞不久，花的美姿，捉不住，雲的逝流，而它們又是令人賞悅渴望攪捉的幻覺，對景無花草，何以婆娑芬芳，登山無閑雲，何以逸遊野鶴，人生，便是在很多即逝即現的事物中，串成勸解醒醉之間的短促永恆。

我曾有一個愛的故事，遠遠得要移開所有眼前的景物去回憶，且引來風林與鳥鳴，點起月色與星光，還有一顆心綻開著愛的初戀之顫動，如斯，故事便開始清晰，開始有笑臉和細語，但結局沒有祝福與離別，在忘卻歲月的交會時刻裏，剎那便似兩片扯開的雲，來不及顧首，便各乘風凌去萬裡長空，等到懂得惋惜惆悵時，又跌入另一個更迴盪的漩渦。

若你懂得駕雲必穿越重山，泛舟終必臨岸，暫且捉住

人生似鴻飛，指爪留東西。——引句蘇東坡

## 逝流

1 方明

瀟灑夜雨，最是燃燈時。此刻，凡曾涉過千山萬水，背離故鄉的井與柳樹的浪子，總有一些夜晚活在胡哭淚痕重疊交織的回憶裏。

烽火連天，你曾被星戴月的奔走，將年少的韶光虛擲予失意的流浪，或一瞬間，當你兩鬢染滿星星的銀色，半生年華，竟給重山水阻隔得如此憔悴，生命不息，歷程的足跡未泯，你何急於頻頻回首，將淚水掛成夜裡的雨簾呢？

秋季，我最懂得收藏天色，一如收藏我的心情，無人時刻，蕭殺的霜氣便直透孤癡的心底，與你聳坐，與你重逢天風亂紅密雲縈繞，牧夢的豐盈，以及花海的浩瀚，今竟給西風削成塊塊灰燼，春不再，躍馬青年英姿不再，河山在，河山的顏色不在，褪後後的淡然是一幅哀愁的顏調。

想想你的顏色，如何從辮子散成秀髮，如何從情人羞成妻子，你再不是偷偷摘下花朵寄意，偷偷在小亭等候伊人的翩臨，直到等來卻是暗暗啼笑的月色。

故事開始總有點神秘的美，那份欲休不止的情調，將愛的觸覺去探每朵含苞的蓓蕾，正是近情情更怯，心有

點點愁的飄飄。五指滑過流箏響，礁石阻水水更急，人生何似，逝者不返。

笛聲，柔揚卻又如劍的截傷似花雨伴春陰的心靈，古老的調子最人翻起舊時歲月。很多遠洋負笈的學子，每於黃昏倦霞垂麗時，眺向深暗山色，聽一闕故鄉流行的小調，怎能不教舊重心更重，景濃情更濃呢。

不同的年歲，我們飾演著不同的角色，曾子曾父，曾女曾妻，每次，當我們扮出不同的表情迎接新的遞嬗，歡躍漸而嚴肅，激昂變成穩健，剎那生命的累熟，卻是在無聲無息中逝流了。

少年喜讀詩，等到心似詩般的古老，你或有彩姿或曾歷盡滄桑的生涯，印證了什麼？又獲得了什麼？

幾度夕陽幾度紅，悲壯的愛情，或一些在夜裏流行的諾言，隨黎明的驟降而逸散無蹤。什麼是時間侵蝕中而能獲得永恆，你是如何渴求，如何尋覓一盞永不熄滅的風燈。

史書漸漸疊起，朝代逝流似電閃，唐詩宋詞越來越古老了，而抒情的吟哦卻越來越清脆。萬物遷變，唯正氣永凝，國魂昂存，童真深透，你說，還有什麼在歲月無情的逝流中，更能孕育我們高超出塵與純潔的情懷呢。

寒梅殘菊櫻紅荷綠，依依循向物華之逝流，人生何嘗不是。

守望者是有沒有塵埃的朝陽  
別著另一盞更純的純真

飛鳥的心聲  
在大地母親的氣息裡，在春的玲瓏裡  
搖蕩，含蓄地  
顯露著音量

丁丁詩兩首  
朝陽下  
心，探了個頭，也許有些忐忑  
塵世的雜音守候於  
微閉的雙眸

一盞純真，落入江湖的湖，流浪  
湖面上停泊著一艘可以回家的船  
好似在召喚

■丁丁  
畫：《丁丁  
畫：這一片  
春》。

無法洗去曾經那個戰場  
我們的從前  
月桂花開的地方  
自牧

月桂花初放的三月  
愛琴海重攪起希臘神話蕩漾  
阿波羅神廟月桂枝最初的草房  
一層層跌宕  
六根陶德柱  
祭壇就在神廟的前方  
哦，德爾斐，你世界的中央

月桂花盛開的四月  
愛琴海波托著慈父的目光  
阿波羅神諭辯解的謎團裡  
人們在一次次發問

謊言和戰爭是一對孿生嗎？  
何能阻止瀾洶者的執拗癡狂？  
病毒會否顛覆人類的慣常？  
每一道門都打不開，  
進不去，讓人困擾啊  
哦，德爾斐，世界的中央

月桂花凋落的日子  
愛琴海吞沒了游子的盼望  
阿波羅神諭傳了古老的智慧  
錨刻在德爾斐的碑石上  
凡事勿過度  
認識你自己  
亞里士多德  
蘇格拉底，  
兩位哲人，簡要明智的回答  
也許在那裡會找到彼岸的光明  
哦，德爾斐，世界的中央。

錢先生是誰？  
一一讀《砥礪貴明》 平民

（接上期）想到曾讀過好事者曾百般挑剔《一寸寸思》如何文理不通又被知性者駁斥的爭議文章。詩詞語句濃縮簡寫用典已是古老文風習俗。錢先生「人事易遷心事在，依然一寸寸寸思」（《代擬無題七首》），正是編者所取題目縮寫。「一寸相思千萬緒」，不正是那些悼念作文者為文壇巨星隕落而深感「人間沒個安排處」（李煜《蝶戀花·春暮》）的五味雜陳的萬般情緒表達嗎。

同個邏輯，可以見那批《砥礪貴明》書題不倫不類者胡說八道。若討論語法，請記住約翰生《英文詞典》引哲學家洛克語，「根據語言的語法規則說話，人們難以恰當地表達事物。」又引詩人德萊頓言「語法」，「如果讓他們只按語法規則說話，那我們就讓鄉下人說不出話來了。」（參看《約翰生評傳》，第192頁）

若看一下「寫在後面的話」，不難理解這本書把自錢先生去世後這二十四年「一路灑淚，一路艱辛」，以「砥礪」一詞濃縮樂貴明前行之不易的用心敬仰。（第239頁）再想想什麼是「下文叫停與絕不放棄」（第57頁）、「一個囑托」（69頁）、「激動與無奈」（168）、「屈辱和淚水」（第38頁）、「十四人集體轉正」（第186頁）、「掏腰包挺著」（130）、「付不起房租」（第177頁）、「養雞賣雞蛋」（第65頁）、「公司無定所不斷「西進」（第164頁）、「無故取消研討會」（第193頁）、「不服輸」（第24頁）、「自己造字」（第61頁）、「六道工作」（第129頁）、「深難艱辛」（第107頁），砥礪前行盡在細節中。

寒冬臘月，農曆新年即來，正是一本假日休閒時把盡玩讀的好書。值得關注，七零（8）八零（9）九零（1）零零後（1）（全書作者43人），他們相遇相識「貴人」「大俠」樂老師，表達初次走入社會而得到扶一把的幸運感恩。那些青澀芳華的成長經歷和「阿詩瑪故事」（第194頁），既回頭看人生離以忘懷又啟迪後來者。榜樣就是力量。有志於文化建設者，自會增強進取信心，做最好的自己。（2024年1月21日初稿，24日改。）

## 老樹著花無醜枝——從《吳正文學生命軌跡探討》看何與懷文學評論的獨到風格

何與懷博士是澳洲文壇上實至名歸的領軍人物，他的新作《吳正文學生命軌跡探討》內容富贍，包羅廣泛，恰似一個萬花筒，稍稍轉變角度，就能看到不同的絢麗圖案。這篇小文則是從他的這篇大作探討他文學評論的獨到風格。

### 一、評傳合一

何博士的文論詩論，幾十年如一日，在著眼於文學評論的同時，特別注重綜合作者主要的生平事跡、創作作品的各種著作，尤其是與作品有密切關係的背景材料。如之前的評梁宗岱、評汪應果、評白樺、評心水、評齊東野語等。這篇文論一本既往文風，僅從題目《吳正文學生命軌跡探討》就標明了文章是既評文學、亦傳本事的評傳體，把吳正文的生平事跡與他的文學作品、文學思想整合融於一爐。

如吳正文長篇小說處女作《上海人》，其創作背景是「1977年，吳正文在香港經商的父親分隔十六年後，終於與母親一起獲准前去香港團聚」，「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吳正文，正處於年輕的生理期，陶醉於婚姻性的幸福中」，這才使得《上海人》這部作品以唯美的烏托邦式的戀情在文壇上一舉成名。而吳正文第二階段的代表作《立交人生》則出於吳正文生中的觸礁。1999年，香港金融危機爆發，吳正文本來是資產過億的股商富商，在金融危機中，盡管他力挽狂瀾，生意沒有破產，但他的伴侶，本來集真善美於一身的理想女性，在痛苦中卻成了「莎樂美」式的人格障礙者，即美而凶殘、美而暴虐、美而邪惡。這一打擊使吳正文上了嚴重的憂鬱症，每天要與十六七顆藥片為伍，而信奉幾十年的基督教也無濟於事。領略了生活的嚴酷黑暗，吳正文以寫作治病手段，寫出了里程碑式的作品《立交人生》。它從《上海人》中的歲月靜好、花好月圓，一變為刻劃人物中矛盾的靈性與獸性的交互爭戰、心靈中黑暗污穢是怎樣逐步戰勝了

道德與信仰。吳正文的寫作手法因應內容的巨大變化，大量採用西方現代小說中慣於使用的像徵、變形、荒誕、意識流、時空轉換等手法，被評論界界定為現代現實主義的一個標本。

吳正文第三部代表作品《東上海之前世今生》創作背景是他宗教信仰的徹底改變，由虔誠了四十年的基督徒一夜之間轉變為虔敬的佛教徒。何博士揭示出這一頗有戲劇性的祕聞：「一次他病得最嚴重，每夜禱告一百多次都無濟於事，最後他因緣際會讀到了《金剛經》，觸電般立刻通順了某些人生困惑。他安下心来，一個晚上讀了三十遍，一下子輕鬆多了。他回想起當時情況，明顯感到有股力量把他從泥潭裡往上拉。」看來吳正文是個「利根」，才能「頓悟」，從此他戒葷戒酒、讀經聽法，誠心誠意地皈依佛門了。停筆三年多後，他又破門而出，這次創作的《東上海之前世今生》，不論在作品的整體構思、氛圍或在敘事方式上，宗教情懷都在這部長篇中深有體現，而寫作上也摒棄了以前熟練使用的種種現代主義技巧，返樸歸真，回歸到白描手法。如果不瞭解吳正文生活中的跌宕起伏，而僅僅閱讀他三個時期的代表作《上海人》、《立交人生》和《東上海之前世今生》，會感到他文風多變，而缺少一個成熟作家所應有的以一貫之的基本風格。然而何博士指出他每一部代表作品後的生活經歷，讀者們才能理解文風的三次變遷，正是吳正文境界的一次次提昇。從沉醉在個人小家庭的幸福，一變為看到現實生活的殘酷真相，從而用作品反映出人性的複雜，生活的真實面貌，這當然是一次境界的飛躍。而皈依佛教後的宗教情懷，則是即使看透了紅塵的紛紛擾擾，卻沒有掩鼻而去，棄之不顧，而以佛教的慈悲為懷，憐憫看待塵世的犄角爭鬥、雞蟲得失，這正是吳正文境界的又一次提昇。這兩次質的飛躍正可借用陶淵明

所說的「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知人論世是中國文學的傳統，評傳體則是現代文學的創舉。民國時林語堂的《蘇東坡傳》、朱東潤的《陸游傳》等都是後人仰望的名著，但他們側重在傳，對傳主作品沒有作細緻精準的分析評論。何博士的評傳體則側重在評，兼評兼傳，特別是文學評論的深刻獨到，足以在現當代評傳體中傲視群雄。評傳體的好處是幫助讀者理解作者當時的生活環境與思想狀況，從而正確把握作品內涵。一個反面例子就是李商隱的無題詩，由於缺少作詩的生活背景，至今眾說紛紛，到底是寫愛情，還是政治抒懷，還是個人失意，至今無法作出定論。另一個好處是避免純文學評論的沉悶枯燥。介紹作者的生平行事，娓娓敘事可以調動讀者的興趣，豐富了文章的生動性，減弱了學院派的頭巾氣。

### 二、普世價值

大力擁戴普世價值是何博士幾十年來的一貫立場。他的大量時政文章脆如梨、快如並刀，刀刀見血，字字戳心。在這篇文章中同樣亮出了鮮明的旗幟。

吳正文先生多年來輪流居住在香港上海二地，他的作品中政治傾向並不明顯，但作為一個作家，他必然追求創作自由，厭棄清規戒律。何博士從吳正文先生大量小說、詩歌、文論中沙裡淘金，凸現出吳正文先生心靈深處的真摯態度。請看吳正文先生這一段文字：

「作者只能控其自轉的速率與方向，他根本不需要去顧及社會以及市場的公轉軌道是什麼，以及如何運作的。因為在中國式的太陽系中，恆星太陽之本身就一直處在一種不穩定狀態中，五六十年代有一顆，七十年代末又換了一顆，九十年代是一顆，二十世紀伊始又是另一顆，誰能預料說，到了二十二世紀來臨之時，中國的太陽還要換多少顆！」

何丹尼

何丹尼



■本文作者何丹尼（左二）與何與懷和張勁帆（右一）、張奧尼（右二）合照於2021年6月18日悉尼詩詞協會成立25周年慶祝會上。

作為這一歷史時期的親歷者，讀後不禁失笑。五六十年代的紅太陽毛澤東推行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三十年人鬥人。七十年代末換上了鄧小平，基本國策換成了「發展才是硬道理」；再換上江澤民，三個代表的背後是拜金味十足的「悶聲發大財」；再看今天的當政者，種種政策又與前四十年大相徑庭。吳正文先生以太陽借喻當政者，雖然說得委婉，但言外之意分明是諷刺只有人治，沒有法治，當政者腦袋一拍，新的國策就全國通令轉。這種委婉表達背後的鄙夷不屑，呼之欲出。再聯繫吳正文先生先前的「根本不需要去顧及社會及市場公轉軌道是什麼」，更表現出他的「深處冷嘲」。一個作者緊跟著地球追隨太陽的公轉軌道去創作作品，即緊跟當時政治形勢去吹吹打打，那麼五六十年代歌頌從土改到文化大革命歷次運動的文學作品，到今天還有幾部能經受住歷史考驗留存下來？

再看吳正文先生另一段文字：「有主旋律作品，就有反主旋律作品，……一部好的成功的文學作品既不是主旋律的也不是反主旋律的，而是非主旋律的，是游離在主與反的那渾濁漩渦外的一位冷靜的旁觀者。」（未完）